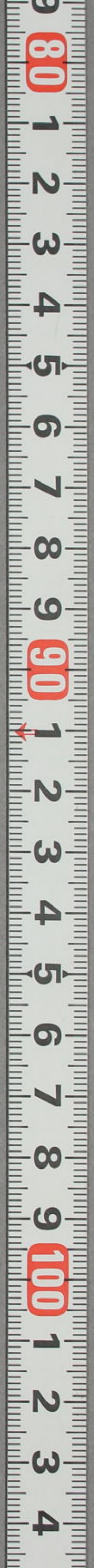




息軒
安井
著

息軒遺稿

15
1588
1



四
畫
文
十

息軒遺稿



典乎。寫今而。息軒。軒遺稿序。夫儼青比白。連篇累牘。而海內文章。余特推先生。之。謨。文。風。雲。月。露。心。形。謂。之。文。竄。塗。矣。而。病。於。靡。寫。點。竄。改。雅。頌。摸。擬。釘。鉅。

息軒遺稿序

堂
十

息軒遺稿



典乎。寫今而。息。息。軒。軒。遺。稿。序。秦。蕪。尚。去。懸。
 謨。文。風。夫。海。軒。安。井。先。生。非。文。人。也。
 塗。吳。雲。儼。內。文。章。余。特。推。先。生。
 改。而。月。青。比。白。連。篇。累。牘。
 雅。病。露。心。形。謂。之。文。
 頌。於。靡。寫。點。竄。
 摸。擬。訂。餽。

1881
1

門 16
號 1588
卷 1

貌。龍。古。人。謂。之。文。乎。文。矣。東。而。病。於。剽。焉。法。有。師。授。文。矣。
乎。文。矣。東。而。病。於。剽。焉。法。有。師。授。文。矣。
謂。之。格。文。句。縛。不。敢。馳。驟。謂。之。一。心。掃。
舊。格。文。句。縛。不。敢。馳。驟。謂。之。一。心。掃。
爲。謂。之。格。文。句。縛。不。敢。馳。驟。謂。之。一。心。掃。
蓋。之。文。競。乎。尚。新。奇。自。詭。性。靈。
嘗。文。乎。文。新。奇。自。詭。性。靈。
考。心。文。兵。而。病。於。淺。
秦。漢。尚。矣。魏。

晉。以。降。稱。爲。大。家。者。唐。有。
韓。柳。孫。李。而。唐。書。不。列。之。
文。藝。傳。宋。有。歐。蘇。曾。王。而。
宋。史。獨。收。老。泉。於。文。苑。元。
史。併。文。苑。於。儒。學。而。劉。虞。
揭。黃。不。與。焉。明。史。則。宋。方。
王。唐。別。有。本。傳。而。四。傑。七。

者。可。莒。玉。歐。其。才。
學。同。之。燭。蘇。其。三。
術。日。於。火。諸。華。老。
事。而。齊。之。家。雖。心。
業。論。晉。於。猶。奇。徒。
自。然。大。日。砥。乎。列。
有。則。小。月。砥。視。在。
本。古。精。滕。之。之。文。
領。之。粗。薛。於。韓。苑。
存。作。不。邾。珠。柳。彼。

參。經。飲。之。靡。唯。焉。
機。旁。肥。大。剝。文。若。
務。治。焦。業。拘。字。夫。
釐。子。篤。乎。淺。是。術。
革。史。信。哉。安。修。才。
諸。嘗。好。先。足。者。弄。
弊。為。古。生。與。不。巧。
法。侍。研。家。語。能。屑。
俗。讀。精。世。經。免。二。
吏。尋。六。仕。國。於。乎。

不喜乃東遊授徒江戶。四方才俊來執贄者。丰多。一。有就列侯。往來。政者。延為賓。師。或。所辟。列國。政者。晚為霸府。故。先生。屢。列。儒。負。會。天下。多。故。告。老。致。仕。專。力。著。述。三。禮。

國語戰國策諸書。漸次就緒。而管子纂詁。左傳輯釋。論語集說。先經刊行。學者。爭誦。遠傳。播海外。夫其本。領既如此。溢為詞章者。川。流。山峙。鬱然。古色。不。求。工。而。自。至。偉。矣。哉。近。世。文。

人之所不企及也。先生既
沒。孫千菊與外孫元輯。錄
遺稿。付諸剞劂。來請余序。
先生交數。於余。丈人。來。講
論。經史。先生。臥病。余往。訪
之。數。日。余。往。講。論。經史。且
曰。先生。之。數。日。余。往。訪。之。
生。執。余。手。囑。以。墓。銘。且。曰。

我死。為子。放。出一。頭。地。抑
彫蟲篆刻。丈夫。不。為。子。其
勿。以。文。人。自。畫。嗚。呼。先。生
之。言。猶。在。耳。而。墓。木。將。拱。
余。業。不。加。進。乃。揭。名。卷。端。
愧。負。業。不。加。進。乃。揭。名。卷。端。
生。之。所。知。已。於。九。原。然。而。先
是。以。為。先。生。者。於。是。

手見矣。

明治戊寅冬十一月上浣

甕江川田剛毅卿撰



雪柯松田元修書



息軒遺文序

學者明倫之具、文者興道之器、一而非二也、然鄭許豐乎學、而嗇乎文、枚王長乎文、而短乎學、其兼之如董劉者、蓋鮮矣、若夫腹笥萬卷、鉤沈獵奇、綺文繡辭、瑰麗自詡、不足以明民彝、裨世教、則淺矣、取學與文也、亡友安井君仲平、志氣雄鷲、學宗漢唐、而簸揚淘汰、毫不偏倚、

息軒遺稿 序
必歸之至當、以闡明斯道、振作斯文、爲
已任、已豐乎學、而又贍乎文、世之所以
推重爲泰斗也、顧予之迂僻、交道綦隘、
其偶然遇值、心心相照、遂爲耐久友、如
安君、及藤森淳風、鹽谷毅侯、藤田彬卿、
不過數人也、每與之相覲、譚經論文、毅
且看花、清宵醉月、琅琅而吟、僊僊而舞、
雖云一時雅懽、實百年之嘉話也、而三

士後先淪謝、追想往事、恍如夢境、恆與
安君語、未嘗不老淚沾臆也、初安君以
幕命教授茗巒、尋轉縣令、未及赴任、幕
議中變、將有所大用、而不果、爾後變故
百出、時勢大更革、遂絕意當世、專用力
著作、於是學加密、文加粹、其著書傳播
殊域、清應寶時爲作序、以極稱贊矣、而
天又不憖遺、去歲忽然易簣、豈予一人

之痛、抑亦斯道之不幸已、頃日安君孫
千菊刊遺文、徵予序、安君之文、雋偉雄
健、類其爲人、而至色秀格蒼者、直逼乎
西漢、所謂弻於內、而發於外、學與文一
而非二、予於安君乎見之、方今學士、閣
束經史、文亦輕、佻自嘉、欲以入古人之
域、豈不難乎哉、顧毅侯之孫、時敏、有志
氣、好文、頭角已嶄然、千菊能奮勵勤苦、

纘乃祖之業、則人將曰二士有後矣、嗟
予老矣、恐不能目其成立也、因併言勗
旃、

明治丁丑五月

芳野世育撰



性論下
 務本上
 務本中
 務本下
 鬼神論上
 鬼神論下
 性論上
 性論中
 性論下
 務本上
 務本中
 務本下
 鬼神論上
 鬼神論下
 性論上
 性論中
 性論下
 務本上
 務本中
 務本下

息軒遺稿目次

卷之一

鬼神論上

鬼神論下

性論上

性論中

性論下

務本上

務本中

務本下

文論下

陳平論

蝦夷論上

蝦夷論下

原毀中

名辨上

詩亡然後春秋作說

星占說上

米地動說

真禪堂以女妻義子說

文說贈武居文甫

讀老子

垂松鷲

擬乞禁夷服疏

擬移諸侯飭戎備檄

卷之二

答某生論濮議書

與堀士遜書

與平部温卿論製甲板船書

答池有終書

與某生論共和政事書

送木下士勤序

送芳野叔果序

送鹽谷量平序

送福田士逸序

送岡永世襄序

送瀧川子定序

送希大尾藤君序

送釋文亮序

送尾臺良作序

義人纂書序

渡邊氏族譜序

西鈴輯要序

農圖序

賀懌堂松崎先生序

壽渙隱大井翁八十初度序

清溪遺稿序

管子纂註序

左傳輯釋序

論語集說序

卷之三

南山書屋記

自笑樓記

尚友亭記

水竹居記

屯庵記

醉星樓記

隨隱亭記

三計塾記

觀婆口釜記

報恩公兜鍪記

千種氏古懺記

硯記

古鐘記

有待樓記

綽綽庵記

錦山神祠改建記

梅花書屋記

兜香書房記

艾穗庵記

記夢

記五烈女事

書海國圖志後

題平手清秀上書圖

書兒島高德匾字後

書藤田東湖詩卷後

書傳習錄後

代

書現在書目後

書孟母斷機圖後

題豐公裂封冊圖後

書地獄圖後

書僧額淋沁殷兆鏞上疏後

書烏井勝高死節圖後

書育幼書後

題蘭相如奉璧圖

戲題省像背

題耕織圖

楠公贊

卷之四

川添利貞墓碑銘

梅陰先生大黒君碑銘

丹羽伯弘墓碣銘

從五位下備後守服部君墓碑銘

市島文通墓碣銘

館玄龍墓碑銘

三省服部君墓碑銘

故飲肥侯從五位下左京大夫伊東公墓碑

銘

今藤甚助墓碑銘

加藤金平墓碑銘

簞毛安衛墓碑表

太平山表

金井橋銘 并序代

古瓢銘

阿藤傳

鐵坊主傳

高橋清助傳

祭藤田東湖文

祭遂翁真田公文 代

祭蘇蘇真田公文
 祭蘇田東隱次守服部君墓碑銘
 高齋散母對碑銘
 獨於主對碑銘
 阿蘇對碑銘
 古塚隱侯從五位下左京大夫伊東公墓碑銘
 食井齋
 太平山志

息軒遺稿目次

息軒遺稿卷之一

鬼神論上
 有轟然震於天者指而告人曰雷也人從而信之有
 奮然躍於淵者指而告人曰龍也亦從而信之以其
 有形與聲耳是故風之蓬然而行也號於萬物之竅
 氣之蒸々而升也浮於朝陽之際故有是物必有是
 名因名以求實雖變如雷龍微如風氣我得而知之
 其唯鬼神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若森然充於
 天地之間而莫能得其狀則古者何以設是名也今



夫遠夷無文之地，得疾而禱，遭災而禳，天地有祭，山川有祀，非有聞於吾道也。非人指教之也。發於情而行於事，然後其心安焉。橫目之民，不謀而同，是之謂鬼神之實也。何以言之。途之人相遇於野，好惡動於彼，而順逆之氣應於此。心之無形，猶神之無狀。目不能見，耳不能聞，而彼我已接於冥冥之中。非唯以其有物邪。鬼神之於人，亦猶此焉。爾然則聖人設鬼神之名，蓋得之人情也。人情天也，所以行之者，人也。人與天合而道生，故道也者，所以達人情而防其溢也。而於鬼神乎最慎之。夫鬼神雖無形聲，可徵焉。有時

乎成狀，故聖人嘗於繫辭而一言之。然亦有正焉。有妖焉，不足以爲訓，而魂氣之所動，人又以福禍災祥視之，畏而敬，疑與信半。其善易導，其惑易成。謂是可_以設教而適道矣。而哀情所根，其溢有不可不防者焉。於是爲之主几廟壇，以顯其位，薦之牲，牲黍稷，以明其享，拜跪以事之，歌吹以樂之，齊明盛服，極其誠敬，使民能知其所當祀，以達其情，而以左道惑民者，殺其道，可謂備且嚴矣。然猶恐其或惑也，故詳其事於禮，而略其理於辭，不敢質言之，不得止而論之。必曰：如以狀之，如者不得而接其形與聲之謂也。夫其

不得而接者，即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聖人之精
乎情如此，故神人以治，而民享其福矣。及至後世，智
慮淺短，專任耳目，不復求乎古人制禮之意，徒聞鬼
神之名，而不見其形，固已疑其無矣。然猶曰：是聖人
之言也，不敢顯然與之倍，必欲得其狀，而明言之，而
精氣成物，游魂為變，不足以伸其說。於是強求之理，
見二氣所以往來，乃曰：是鬼神也。見其榮枯盛衰於
物，乃曰：是其跡也。至以為鬼神成狀於心而極矣，而
我理不足以勝彼情，語之益詳，聽之益邈，其民渙焉
日離，草鞋有神，野狐有靈，木石之怪，莫物不祀。傑者

興於其間，益張皇其說，以羅斯民，而王侯所以御下
之權削矣。故昏姻之禮殺，而世多淫刑，享獻饋問之
儀失，而賄賂公行。聖人以神道設教之意微，而假左
道以惑民者，徧於天下，皆不知道原於情之過也。

鬼神論下

左道蠱民之害，唯浮屠為最烈矣。皇國姑置焉。且六
季而下，非無英明之君，往往為其所愚，炫耀其神，輪
奐其居，浚民之膏血，以飽其徒。府庫乏於上，田圃荒
於下，而方且名之為功德，甚者至以亡其身與國家
而不悔，或能奮然撲滅之矣，而餘燼復熾，甚於燎原。

至今千五百年、豪傑之士、瞋目益腕、思以闢其說、而竟無能勝之、此其故何也、安井衡曰、浮屠之說巧矣、君子服於理、小人怵於禍福、禍福動於情者也、理悅於心者也、故理易闢而禍福難解、世之欲闢之者、常密於君子、而忽於小人、其言雖切、奈與民心不相入、何、而或者又取彼理以解我道、因惡其言與我書相類、而痛斥之、此其說既不足以服浮屠之心、况能得之蚩蚩之氓哉、夫浮屠之言、顯與我道倍、無一有近似者、唯其禍福死生之說、乃天下之同情、蓋得我道一端、而誕妄不經、偶與蚩氓好怪之心、會操之有術、

導之有法、而賢人君子、又執其無鬼之論、以驅之、凝為一塊、牢不可破、是我之過也、然則如何、曰、以彼關彼、以情奪情、如是而已、人之立于世也、生於父而食於君、恩莫大焉、而浮屠遺之二者、以為真實報恩、其罪固不容於誅、然此猶自我言之也、自我言之、可以教我民、而未足以服其徒、故我執其所為道、以責之彼、入無妻妾、彼之內也、出無騶從、彼之外也、不敢飲酒食肉、彼之口也、拾衣而衣、乞飯而飯、彼之產也、樹下石上、三宿則去、彼之居也、果能是道矣、亦山林獨善者所為、雖顯與我道倍、我亦何惡、然是數者人情

所甚難也。舉以律於彼，其不犯者果能幾人。夫倍其君父，又犯其道，所大禁，以獨便其身，是我所謂國賊。而彼所謂罪人也。然後徐舉我法，加諸彼身，以及其廬。其徒雖衆，可以漸而盡矣。然此猶策之委也。善治國家者，必先治其源。源者何也？情是已。夫死生禍福之機，人情所最怵也。聖人嘗備陳之矣。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我之命於禍福者，也。彼以爲輪迴之說，則誕而妄矣。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祖孫一氣，有感必應。我之事死者也。彼以爲拔苦之術，則陋而誣矣。旱焉而雩，災焉而禱，天地山

川戶雷之屬，無不有秩，則亦無有不祭。我之奉神者也。彼一求之佛，推而求之心，則傲而悞矣。凡彼之所以得乎民，我皆有之。而高卑深淺，又且如此。捨而不用，用而不誠，使誕妄傲慢之徒，敢弄御下之權，我不知其何說也。且浮屠雖縱如鳥獸，然其始亦我民也。入有父兄，出有長上，安能私其身哉。二法既施，又敷我教於不能私其身之時，使知君父不忍倍而浮屠不足樂，而嚴禁不用。我法者，民之爲左道所蠱者，蓋鮮。嗚呼！此聖人之所以貴於神道也。

性論上

人性之善勿論焉爾其論之乃叔世之事也古者聖人知人性之原於天也天叙天秩建爲民極天下之人從而奉之恂恂乎唯恐其或違乎此當是之時民志先定寧問性之善否而後制其行乎哉然則聖人何以知其原於天也曰剛健之德運行不已變爲四時化成萬物人稟其正氣以生故溫者爲仁文者爲禮肅者爲義藏者爲智根於性而發於情雖復德有厚薄才有小大而無人不有是性焉聖人因其所有而導之猶使馬致遠而牛引重此之謂全其天也且

聖人之教人也先勉之行而不說其義何則行固義之所寓也唯聰敏英邁之士則能達觀之是以行立而義明德修而道熟爲之君師以率其民故德必有厚薄才必有小大而其所行則皆出乎孝悌禮義之塗若必先喻其義而後道可得而行則民之由斯道者其與有幾故曰天何言歟四時行焉百物成焉聖人之不貴乎言如此而獨暇論不急之性哉至孟軻氏之時天下大亂子弑其父臣賊其君爭奪奸宄習以爲常視聖人之道如桎梏之加其身於是創性善之說以道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冀以覺其意而祛

其習焉乃又有荀卿氏者謂唯學可以救是弊矣遂創性惡之說以矯之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二氏同宗仲尼仲尼未嘗論性有時而論之亦唯為教而發故其言優而不迫切而不絞而二氏則斷然執之而其言之相反又如此於是乎後儒論性者紛然以興矣漢有楊雄唐有韓愈煩引博證務求與性吻合而不復知原之教其言雖精終不如二氏得乎仲尼之深且密也且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駑馬蹄齧不害其有致遠之性罷牛抵觸不害其有引重之性而以朱均桀跋疑人性之有不善何其寬於物而獨刻

於人也故離教而言性者皆非聖人之道也

性論中

宋儒之論性復與教合矣是可以宗乎曰宋儒之說本乎孟軻氏可謂知所擇矣然而其意則陷乎荀卿氏矣夫性一而已矣宋儒病孔孟之不合察乎人性時有不善者焉於是歧而二之曰本然之性曰氣質之性是亦不善讀孟子而深求之之過也蓋孟軻之言性也考之古經驗之鄉人皆有四德可擴之端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人既有是四端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豈其所不能哉乃所謂善也若其才德固有

不得而強者焉。故又曰：其子之賢不肖，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宋儒則不然，才德必如堯舜，然後謂之善。然堯舜已沒，天不復生堯舜，則孟子之言無徵，而其所創之說窒矣。於是強託其理於未生之前，名曰本然之性。曰：是孟子所謂性善，賢不肖所同也。其有不善，特氣質之性，人欲所汨焉耳。其說誠巧矣。然有生之後，是性既缺，而所謂氣質之性，必不能無偏駁之患。克其偏，去其駁，然後本然之性復全。是荀卿性惡之見，而其背道則又甚焉。夫荀之教人，漬之學以化其心，漸之禮以變其行，務道之善，而不攻其惡。雖曰性

惡，猶有見於善也。宋儒則先克性，所難克，克而復克，以至堯舜其身，然後始謂之學。其難易順逆之殊，不待明者而知之矣。古之善教人者，莫如仲尼。若焉，而其善學者，莫如七十子。若焉，以仲尼而教七十子之徒，其術宜無不盡者矣。然回損之於德行，由求之於政事，各得性所近耳。未聞才德有知堯舜者。豈仲尼有隱焉而然乎哉？亦分有所限也。且孟子之論性，可謂詳矣。若性果有二，何不舉而示之，雖有至愚者，一言之下，必釋然而悟矣。而辨難往復，喁々不已，何孟子之不憚煩也。嗚呼！孔孟之言，炳如日星，自宋儒亂之，六

百有餘年、性理氣質為學者恒言、謂不明乎此、不可
以入堯舜之道、然其作人之效、蓋亦可見矣、故善言
性者、必原之教、而驗之鄉人所能為、勉焉孜孜、務趨
孝悌禮義之塗、以成其性所近、斯為得之矣、
性論下
有其性、而無血氣心知者、草木是也、有血氣心知、而
無風習之異者、禽獸是也、是皆無巧偽之害其性、其
天宜無不全矣、然猶不能無剛柔曲直之殊、況於人
乎、夫人之處世、耳目誘於外、心知盪於內、四民異業、
五方殊族、而又有貴賤之分、貧富之別、習之所移、肆

其所之、及其久也、與性若一、人見其一也、以為非教
所能化、則惑矣、胡人親死、舉而火之、雖孝子順孫、不
知其為慘、越人多育、洗而殺之、雖仁父慈母、不知其
為虐、試易其所為、有死而不敢、非越人不慈、而胡人
不孝也、然則習之害性亦多矣、然習既可以移、性則
教亦可以化、習非如禽獸草木之不可得而教化也、
故聖人原性以建之道、因情以修之、教使天下之人、
各成其行、其義易知、其事易從、此聖人所以為萬世
之法也、自世道益降、人唯見道可厭、而不知其可樂、
而儒者又推而高之、責人以必不能之事、流於佛老

流於申韓、聖人教人之術、掃地而盡矣、世主庸相見其如此也、以為聖人之道、非今日所宜、遂以習俗為當然、自卑之、污、自薄之、惡、滔滔乎不知其所止、然則今日之俗、終不可變耶、曰、牛之牽、綱而引、重、今猶古也、馬之羈、勒而致、遠、今猶古也、松柏蘭桂、荆棘之屬、其天皆全、況以萬物之靈、而有蕩然失其性者乎、所患上失其教耳、夫教始於不足、觀而終於不可及、奏效雖遲、其入人也深、後世知慮淺短、不能知其義、而善道之、簿書期會之外、獨知戮有罪、又安暇論其化哉、誠使世主信聖道之可貴、而儒者亦能求之、邇易

折衷群經、與時宜之、古道雖亡、所以興之之法、依然猶存、故教誠立矣、胡人可以葬其親、越人可以育其子、性之所有、不可得而誣焉耳、況於古今風習之稍殊、其趣者乎、此亦論性者之所宜用心也、

務本上

無不有本也、培其本而枝葉榮、傷其本而枝葉枯、物皆然而國家為甚焉、且自古豪傑之士、孰不知農之為國本而務培之、然天下之勢、駸駸乎常趨於末、是豈獨由勞逸之殊、其科而然乎哉、蓋亦所以制之者、或未得其道也、予嘗深思熟慮、竊謂制之之道有二、

焉。禮以限之，勢以禁之，如此而已矣。當亂之始，平也。上下帖然，如死囚之脫獄，嗜好未動，苟生則已。故衣取其暖，食取其飽，居取其蔽，風雨奇技，淫巧之物，不足以蕩其心，其欲易足，其求易給，當是之時，風俗淳厚，雖無禮教以限其分，未足以爲患也。治平漸久，人不知兵革之慘，身逸而心安，則嗜欲之念不能不動，嗜欲既動，則視聽誘於外，心與物化，無所底極，故衣暖矣，而又求其美，食飽矣，而又求其甘，居蔽風雨矣，而又求其華麗宏壯，而凡百玩好，淫耳目而蕩心智者，紛然並出，一物之價動糜千金，利之所在，人情奔

注：於是乎，民去南畝，爭逐什二，市井日蕃，田野月荒，而天下始困矣。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物爲之制，以定其心，宮室有度，衣服有章，奠祭有節，冠昏有量，燕饗贈遺，以至奉養之屬，皆定其制，使之足以通其情，而不能以傷其財，海內喁喁，自入乎範圍之中，不能縱其欲，是之謂禮以限之矣。然猶恐其流於侈靡也，故又制其形，以定其俗焉。今夫山居之民，樸而邑居之民，奢非其性，然殊也，習也，習生於勢，勢成於形，天下之所由而成形者，非錢與穀耶？故善制天下之形者，使其勢生於穀，而不能獨生於錢焉。自命士

以上皆有田祿、有田祿、斯有民人、上而諸侯、則又大也、今也制之法、其所以事神、接人以養臣民者、一出於其上、而教督其不從者、使斯民勤、本則足、不勤則困、人之惡困、甚於惡勞、孰敢惰其四支、以就必困之地哉、記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其唯君子不以爲禮、而鬼神不饗也、故人各足於其土、勤於其業、而商賈不得肆其姦、是之謂勢以禁之矣、然則先王何爲而設市井也、蓋物之不齊、即天地之所以成其齊也、是以土有宜、而俗有習、一人所爲、固不能以周其用於是乎、又制交易之法、以濟其求、

故古所謂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錢也者、特通其窮而已、非所以使民爲生也、故民生乎錢、則商日蕃、而農受其病、農旣病、如水之塞源、雖商賈亦不能需其澤、民生於穀、則農日蕃、而商賴其利、商旣利、如獸之飽肉、不至巧攫以害物、游手不興、奇技不鬻、而器械之用亦全、先王所以定天下之俗、而百世不衰者、蓋用此道也、

務本中

海內趨末之形旣成矣、家傳其業、人習其俗、不蠶而革之、上下益困、苟欲革之、去逸而就勞、捨豐而取儉、

拂戾其情固不得易而行之然則其勢終不可變乎
曰弊有源而俗有本按其本塞其源行之以漸我未
見其不可為也今日趨末之弊其源在金重重金之
俗其本在税法失宜在昔王室之隆税法嘗正矣取
租於田收庸於身徵調於戶又許其折納所便者而
山澤湖海之民亦以其物當稅國家凡百之需不他
求而足而其稅重者不過五十之一一是以海內殷富
不知金幣之為何物至和銅始鑄開珍錢寶字則并
鑄金銀二幣弘仁又鑄富壽神寶錢蓋是時漸染西
俗侈靡稍生然其載史者寥寥止於此而上下晏然

未嘗告乏如此者殆二千年豈非税法得宜之效也
耶及鎌倉氏興其俗漸衰然税法未變民之務本猶
古也故陪臣竊大柄而國勢益固降至室町氏天下
大亂群雄割據各專其政王澤之遺益無幾也豐臣
氏起而承之遂大變其法檢田鑄金并庸調於租而
水田之稅殆輸其半矣諸侯說其便於已也益講求
其法凡穀之可取者多方收之而盡糶之都會之地
其險不便於輸則直變為金而百草草木江海之稅
又皆折之錢於是小民不能不賣其物以輸金金不
可得而衣食則在上之人亦不能不買其物以供用

商賈處中賤買而貴售之，一貨無不經其手，一財無不藏其肆，和催儻宅，又握其柄，遂使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貧富，一日無錢，不能遂其生，故生民而來，金幣之盛，未有如今日，而民之困於金幣，亦未有如今日也。有司見其困也，益開鼓鑄，以緩其勢，而游手愈衆，物價日踊，譬之美飲食，人恒苦不足，而其受病固已深矣。然則如何，亦在變其勢而禁之耳。今日水田之租，固不可得而輕，獨不可稍變其法，以做租庸調耶？人家所須，布帛菽麥，不可少也，魚鹽之於飲食，薪炭之於炊烹，莫往非是物，而士大夫則又必資藟黍，以

畜馬匹，推其類也。上之所必須，而民之所願以抗納者必多，取其所願，而頒其所須，使凡天下之人，食其穀而用其物，必不得已，然後買之市，則農無賤賣之患，而士無貴買之慮，士不買，農不賣，則趨末之民，不能獨擅其利，夫民之趨末者，特以其逸而多利耳，今利不足以樂其身，則游手浮浪之民，必翻然而改慮，是勢可變之機也。然後利其田宅，省其徭役，教而課之，漸以導之，使之不得輒去其鄉，而所至之地，不得輒受而容之，行之十年，天下之財，必泉涌而出矣，又何乏金幣之足患焉哉。

務本下

四民之別尚矣、而商居其一、可除而不除、不智也、不可除而強除之、亦不智也、先王既不除之、則天下孰得而除之、然而我猶議之者、初非欲除之也、獨惡其衆且盛耳、先王別民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聞、然以勢推之、農最衆、百工次之、商也者、通有無以食其贏者也、則其數必最少、且以百年前而言之、萬室之國、其商不過數百、今則三陪而過之、等而上之、其國益大、其商益蕃、而通邑大都、其聚如雲、食珍服美、與上大夫抗禮、風之所靡、人爭趨之、極其智力、厚自封殖、然

海內戶口之籍、非有加於當年也、士之世祿者、自若苟、非農遷其業、安能致此衆哉、是以僻遠之國、田野日荒、至有稅半其封者、如此而不止、我未知其所究也、且夫商也者、何所用哉、用之治平、則詐以奢、用之戰陣、則怯以弱、一令悖於心、群起而怨之、其口足以惑人、其勢足以服衆、持短評長、以劫大吏、四民之中、習莫劣焉、然世主常貴之者、以其多金耳、夫金之爲物、饑可以得食、寒可以得衣、凡所營求、指顧可辦、是亦天下之至便者也、然積金於山、十日不食、裸而守之、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若斗粟與尺布矣、故金之可

貴以世有可買之物也、使世無可買之物、是碌碌者與瓦礫何異、今貴瓦礫、遂及其人、巧貸而拙償之、日重其權、以竭我財、舉凡所有之物、盡致之、其肆田野為之荒、山林為之童、遂使四方有積金之家、而無積粟之國、歲或小歉、穀價踊貴、至有枕金以死者、則嚮之至便者為之崇也、是亦何所益於世主哉、農則異於是、其操心也樸、其動身也勤、晨興夜寐、以衣食於四海、上之所資、無一物非其所生、而弊衣不掩、疏食不充、以終其身、甚者為水旱所迫、賣子鬻妻、以亡其家、而世主恬然不以為意、是猶終年飲溪而塞其源、

有不困者乎、且夫農夫之所須至易給也、春夏之交、新故未接、貸之石粟、則充然而飽矣、水旱乃至、減其稅而緩其徭、綽綽乎以自贍矣、上之所費、至微至小、而民之德之如丘山、固非如商賈之貪惓不知足也、不幸小醜跳梁於邊海、其力足以補卒伍、而俊秀豪傑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是以重農之邦、其俗似陋而實美、貴商之國、其治似盛而實衰、故商去其四、奢侈必衰、農增其三、貨財必饒、此理之至易見者也、而世主不察、日培奢侈之本、以塞衣食之源、甘使猾賈竊商弄輕重之權、以揭我利、盡亦試權我財、以揭其人、

也事固有至簡而易行至要而易成者所患人不肯為而已今夫小民之興家也巧取而奢不若勤而守儉故唯儉可以積財矣而其要莫勤若焉君人者苟能勤於政而儉於用其富國豈啻小民之富其家而已哉我財已足糶糶取捨唯我所欲而商賈不得弄其柄是之謂權我財以揭其人矣然而商不可得而減者我未之聞也

文論

自立言列三不朽操觚之士嗷嗷乎多言矣哉然或數百年而堙或數十年而堙或身未死而世無復知

有是言者其卓然立於千載者蓋無幾耳安在其為不朽哉夫德至矣雖則隱處天下傳稱之百世之下可以激頑興懦固非事業施於一世者之所能及也況於其能被諸當世者乎功則次焉然亦能撥亂反諸正轉衰為盛生民以蔭國家以安其為不朽固宜矣而世乃欲以空言與二者爭光於千載顧不難乎蓋言有本有末氣如烈焰勢如江河波瀾以拓之抑揚以激之伏應有度接開有趣金聲而玉振之是求於末者也仁以貫之忠以翼之參之情義以折其衷伍之時勢以通其變其寓於物發於不得已而止於

不可行、而孝友慈祥之意、每行於其中、是求於本者也、夫德得於身、而功施於事、其宣於口、則謂之言、三者雖異、一原於道、故道言之本也、言道之興也、言與道離、猶無載之車、其轉雖利、其誰行之、是故善立言者、必先求道、道既通矣、融化而出之、以言於制度文物、彰著而核、以言於治民濟衆、慈良而怛、以言於料敵禦侮、明辨而皙、微摘其蘊、大批其款、事勢民情、燭照而數計之、以至乎山之聳於上、水之湛於下、禽獸蟲魚之擾擾於兩間、刻鏤彫琢、無復遯形、而一與世相關、感慨係此、使讀者感憤激昂、以興起於百世之

下、大可以治世安民、小可以尚志修行、然後言可得而立也、然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故本既得矣、又必求之末、其字必鍊、其句必潔、其章必勁、而其篇必貫、權而衡之、以視其平、靡而切之、以察其勻、若荆璞出於山、琢而成之、則存乎其人矣、若夫專求之末、心馳於機變之巧、浸淫乎邪徑、雖絢爛可觀、久之則其味索然竭矣、是之謂技、與侏儒俳優何擇、又安望其能與夫二者並立於天地之間乎哉

陳平論

母后專權、嗣子孱弱、天下之事、不可以為捨而不為

則害於國奮而為之則害於身唯明者能察其機於數十年之前潛籌默策乘其可為而急為之故身安而國賴其烈矣予嘗歷涉西史求其能勝是任者於漢得陳平於唐得狄仁傑是二人者才智穎敏無機不透豈不知事其朝之為危且辱哉然優游踈跬不敢奉身而退者其意謂國家之形危如累卵身既為大臣不得不與國同休戚與其潔身以快一時之心豈若保宗社以及民庶哉不幸身死亦舉能繼其志者以終其事雖功不出於己固非所憂也是以隱密晦養甘受天下後世之疑而不敢避焉是其弘量偉

識固非小丈夫以身試國家者之所能窺測也武嬰之虐過於呂雉至改其國號然二孤猶存而姑姪不附凡有心腸者皆能辨之則仁傑之事猶有易為者焉呂雉妬悍剪滅劉宗其所生唯孝惠魯元而惠帝又無子則其意所注專在呂氏其未顯與漢絕者特以有平勃諸人耳當是之時使平爭王諸呂如王陵呂雉之怒如烈火而熾之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平既去無復有維持於冥々之中者餘災所及雖齊代諸王亦不能保其全則劉氏之政熄而呂氏之謀成矣劇盜質其子以劫其財為之父者不能不竭心

力而厭其欲，非不欲殺之，勢不得與之抗也。故善處國家之變者，力能制之，則制之，力不能制，姑順適其意，以全我所愛，苟不計其勢，不較其力，獨見其理之可為而為之，未有不并其所愛而亡之者也。王陵唯不見此機也，故不能成。安漢之功，李敬業唯不見此機也，故身死而唐室益艱。議者乃曰：寧為陵而去，不為平而留，且其功成於陸賈合將相，則亦出於徼倖，非平本謀也，甚矣迂儒之濶於事情也。凡國家之形，有大有小，大形定於數十年之前，而小形之變紛然如織，雖明者不能預謀而素定，故臨事而懼，以成其

謀，自昧者觀之，若無成算者，而其中自瞭焉。然則賈之合將相，不過助而成之，安得以此而沒平之忠謀哉。况當時宮中稱帝者，既非劉氏，不是之問，而區區爭王諸呂，此豈大丈夫之所宜以身殉焉哉。自世儒喜議論，潔身之說勝，而濟民之義衰，一事之微，聚訟盈廷，至國家大謀大計，則茫焉不知其所措，其迂至有如此者，于嗟此禹域之所以日趨衰弱也。與

蝦夷論上

物無常形，利害從時而變，唯智者因變而通之，不泥其跡，使夫利者常利而不能變而為害，然則治天下

者安得獨常其形哉若蝦琉二洲是已請試暢言之
足利氏之季我武嘗揚矣列國割據之雄勿論耳乃
至邊海逋逃結數百之衆以擾海外以明威繼光之
智勇殆不能支其鋒闔國憂慮至與北虜並稱而豐
公以絕海之軍繼之龍驤虎騰鯤域靡爛朱明君臣
不能高枕而寢者七年當是之時外蕃震駭唯恐我
侵突其境又安暇來而窺隙哉島津氏之取琉球松
前氏之有蝦夷亦藉其餘威也烈祖承積亂之後哀
黎庶之困病煦而溫之與天下休息海內喁喁若死
囚之脫獄謂我民旣安而我武之揚猶昔也二洲殊

俗之氓不足以爲有亡而我餘威足以鎮之故因而
委之二侯氏待以化外法至善矣昇平既久獲悍剽
勁之氣變爲驕奢淫逸之俗而適與洋夷猖獗會窺
我邊圉要我互市東西出沒禍端不測譬之元氣漸
虛而百邪並侵苟不實我氣其患未易除也實我氣
如何在先變我形欲變我形必自夫二洲始而二洲
之形亦各不同焉琉球地偏物少其財不足以助我
乏其民不足以補我伍而距我西陲又遠薩大藩也
其力足以當一面能驅除群虜使之去琉地保之固
善苟不能焉與其存一綫通虜之路以啓禍端不若

割而捨之、以固我圉、即使洋夷據之、與呂宋台灣何擇焉、蝦夷則異於是、地方二百里、與奧隔一帶水、其民悍、其馬健、訓而練之、皆精兵也、而松前氏不以為虞、使之捕魚艾藻、以收什伯之利、如是而已、不導之以耕、耘之法、不教之以人倫之道、虐使而薄報之、是獸畜之也、不幸洋夷生心、巨礮以畏之、小惠以懷之、松前以北、唾手而取之、然後城險以為根本、山鑄金、銅、海採魚鹽、訓練其兵馬、乘機而南、駸駸乎其不可制焉、爾而晏然獨委之松前氏、豈不危哉、然則蝦夷不唯不宜棄、又當樹我民以墾闢其地也、及今之時、

誠能募貧氓、謫刑徒、厚資而優遣之、使忠信有才略者率之、十百分輩、任力闢之、三年一考、三考而黜陟之、有功者因而封之、有過者責而黜之、其不欲留者、召而祿之、收其地以為公邑、然後畫州建郡、築城置驛、定其租稅、制其兵賦、一民夷而教育之、十年之後、粗與內地同、而東北捍蔽之形成矣、天下之士、見其如此也、必扼腕攘臂、爭奮於功名、夫人苟奮於功名、驕奢不禁、而革、滌、佚、不懲而戒、士氣不激而振、武威不厲而揚、而英邁豪俊之士、亦接踵而出於其間、是不過費數十萬金、而折虜衝於萬里之外也、故委蝦

疏於二侯氏所以安內而及外也棄琉以闢蝦所以固外而及內也事與祖宗反而其意實同善治天下者師其意而不泥其跡此亦所以使利者常利而不能變而為害之術也

時與蝦夷論下東北野嶺之險天不與我其天下之形南面而立筑紫我右手也蝦夷我左手也神后而下右手之捍衛身首多矣而委左手於度外不收以為體是豈天之所以與我哉蓋收蝦之策發於寬政擬議未遑文化則嘗一收矣而旋又棄之至今上下顧望不敢主其議者蓋有四難焉一曰削松

前氏之封也二曰野不生五穀也三曰地極寒內人不能居也四曰利不足以償費也是四者固常人之所甚難而識者之所甚易也夫松前氏之兵不上一千而陸有山川之阻海有風濤之險以僅僅一千之兵戍方二百里之地運路既艱我卒先餓雖松前氏亦知其不能全矣今墾闢其地畫為州郡分封列國相與救援捍護松前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而與羽之邊亦可以無虞是天下之形定也且我所謂闢夷境者非獨收其地固將償松前氏以內地沃饒之邑而夷民之化我俗者自若其有也夫棄泰山之安殘

天下之形以近危亾之禍匹夫猶且不為之况於君
一國者乎然則收蝦夷之地於松前氏何難夷地雖
寒在北極出地五十度之南草木怒生土膏脈發求
之天地皆可以生五穀矣其不生者人事未盡也蓋
松前之俗國於漁獵其事逸而其利巨謂終歲耕於
野不若一朝漁於海故上下相率棄耕耘而漁然是
可以富一國矣竟非天下遠大之策也夫建遠大之
策者必先疏民生之源源者何也穀是已故刀耕火
田以墾其荒糞壅培灌以養其畜人烟既蕃陰氣自
消數年之後有不化為沃壤者乎然則夷地之穀亦

足以食其民矣皇和之為國居暖帶之中夏無酷暑
冬無苦寒今移斯民居之北地沍寒之境其難之固
宜而我獨為易者蓋亦有說焉夫天之養人無地不
備故塞北多皮海南饒葛服食居室之具皆不他求
而足何者生而思焉久而熟焉積數十世之智以就
其利及俗之成也雖聖人有不能易者故欲禦夷地
之寒莫若師北虜焉北虜之制室也鋸巨木而割之
其長終材方尺而斲凸上凹下相承以至於檐仍恐
其崩也植柱於內外以夾之其屋則覆以厚板嵌玻
璃以取明戶必重閉又鑿巨灶於中日烘薪數十束

者再室廣則增灶狹則減之室中溫暖若內地二三月之候又有火坑穿暗窖於室中縱橫如渠歲寒則實熾炭於中其溫倍灶而費亦如之貴人居焉其寒未足憂也至墾荒之費識者不以為費也是何也夫闢蝦夷者非非常之舉耶非常之舉固非常費之所能辦也匹夫有抗其左手而不能使者苟有能療之縮衣減食以治之不復暇顧財之有無誠知手之重於財也墾蝦夷二百里之壤比之內地其為左手大矣而嗇僅僅數十萬之費何君子之憂天下不若匹夫之愛其手也且是數十萬金者非終費而不償也

我聞蝦夷之地山藏五金海饒魚草今又墾荒以旬其野利之歸於官將源源而來是貸一筐金以收無窮之息也然是猶以無事論之耳即令洋夷據之南駛西走以擾沿海則左手既斷遂剝我膏其為巨費豈特數千萬金而已哉故墾荒之費識者不為費也然則四者之難皆可以無難矣然又有一難焉曰擇人才也夫闢夷境譬之天造草昧自非仁儉弘毅而達大略者斷不能成其功矣皇和之俗取人於門地雖間舉於寒微未能盡其撰苟不革此習成敗之機未可知也夫閭閻之家豈盡不賢哉然其人生貴不

通下情體氣軟弱不能耐勞苦而又有世臣拘格援例以亂成算以此經蝦夷則民夷離心而大事去矣故擇久之要在審其材而簡其位既得其人委任責成而不以小過阻之斯為得之于嗟乎此豈獨關蝦夷而已哉

原毀

世未見其端而已獨言之人疑其妄世方有所營而已獨避之人疑其矯矯之與妄毀之所由而生也推此類也無不所往而為毀試反其所為矯妄之迹去而毀消矣如斯道何故君子恒多毀小人恒多譽然

則毀不足憂乎曰疑似求名而過成於所忽我以為是而行之安知其不歸於非哉所行果是矣而其道未孚人猶疑而毀之夫其疑而毀之也者其與矯妄相去一間而已安得不憂而省之哉我有過焉我友從而規之則必甚喜以為忠以其利於行耳毀之與規用心雖異乎其利於行則同君子之修行也猶病夫之治疾苟利於己將並受而服之豈暇問其所由来而取捨之哉然則毀者不唯不可憂而又可喜也惡其可喜小人所以成其過也喜其可惡君子所以成其德也故予寧有求全之毀矣不欲得不虞之譽

作原毀、其名辨、世有恒言曰名利嗚呼名者非所以配利也自有天地則有是物有是物則有是實有是實則有是名名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遺也故聖人貴之有過於塗者呼之以禽獸其人必怒而罵之無他非其實也今我行忠孝仁義之道而獨忌其名秘其事微其迹又從而掩蔽之以期乎湮滅無聞此豈人之情也哉自古其實有大過人者必有彰著顯赫之名然未嘗聞世鄙其人其生也聞而慕之其死也思而哀之百世之

下、儼然若在、仲尼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其然乎、獨莊周則惡名、其言曰、作惡勿近刑、作善勿近名、蓋周生於亂世、思所以自全、謂凡材與名皆足以害身故其言如此、是或一道也、今我處清世、學忠孝仁義之道、而至名則獨宗周惑矣、然名有真有偽、君子惡夫偽之害乎道也、於是乎、名利之說興焉、然是利也、非名也、黠者之於利也、無所不用其智、故知名之可以致利也、規規焉求名、知弗近名之可以致名也、陽避而陰牟之、忠其言、莊其色、堯揖而舜趨、漫然欺世、以求其所欲、利得而行、損位進而道衰、庸人孺子、

皆羞稱其事安在其為名哉君子則不然舉世稱之
不以為喜舉世非之不以為阻卓然自立以適於道
出處語默皆足以為模範而標後世雖或屈於時乎
其道久而愈顯是之謂真名也夫物湮滅期乎盡而
我獨不朽父母以顯子孫榮之是不亦足貴乎曰孟
子陋好名之士然則孟子非矣乎曰孟子疾夫激而
求之者也激則偽矣故曰好

詩亡然後春秋作說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春
秋天子之事也仲尼舉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寓

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義固大且嚴矣而詩則多
出於田畯紅女之口其辭繁其事雜又時有不可為
訓者讀之若游百貨之市珍怪眩目而無知所適從
也然詩不亡則仲尼必不作春秋何其書之相反而
其義之相待如此也且當仲尼之時詩雖散逸猶未
亡也注家因邠雅亡之說以彌縫其隙然雅特詩之
一體耳孟子未嘗言雅亡而變風變雅同列於三百
之數謂之詩亡可乎至所謂作者乃春秋起稿之事
非謂其繫始之年故又曰孔子懼作春秋若必平王
東遷而孔子懼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後有是理乎反

復思之詩蓋言乎情者也春秋言乎義者也義出於道道生於情聖人所以爲天下後世制作者亦不過欲使夫人各得其情耳夫情也者天也故父子之於息君臣之於義夫婦之於別長幼之於序大之飲食男女小之起卧動息皆人情之所不能止也聖人知其出於天疏而通之節而文之名之曰道由此則安離之則危而又指示所以行之之要曰其怨乎三代之隆是道甚明是以上下之際如家人父子苟有感於中得其情與不得往往發諸歌詩雖涉怨懟淫奔不以爲諱人君采之以察下情臣庶誦之以規上過

東周雖衰乎左氏所記可以見已故上下交孚而其爲政也易矣及仲尼之時王澤已斬爲人君者專以勢力相劫不復問下情何如負冤抱痛之民號哭於道路猶且漠然不以爲意何有於夫詩哉是以怨怒日積而不知國勢日危而不喻而弑父與君之事起矣夫弑逆天下之大故也然原其所由來未嘗不助於不_中疏臣子之情而通之是之謂詩亡也仲尼懼焉於是爲辭比事以寓賞罰之意使讀之者灼然以知邪正之與得失之原其義正其辭嚴非復詩之僅止諷刺而已欲不從而奉之得乎故曰孔子作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故詩道行則人君求於己春秋則求之於人何則義與情之分也孟子有感於世道之變故標而出之其旨微矣然則春秋既作之後詩不足學矣乎曰人情無古今一也三百之篇莫不根於情而道寓焉孟子歎詩道之不行耳如其道未嘗亡也仲尼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有志於斯世者詩豈可不學乎哉若徒爲勸懲之說則我不能知也

星占說

天保癸卯二月甲戌朔越七日庚辰初昏長嘯而仰

見孽氣於西南狀如一匹練色潔如雪竊謂上冬過暖愆陽冒燄既而爲春寒所壓鬱不得昇求路而出其勢盛如呼吸之見氣於凝寒之時遂鍾爲此象耳法當地震若雷鳴而散越三日壬午地震雷亦發聲者再而氣猶不散浮言如蚊越九日庚寅適晴仰觀半時始得詳其狀矣首越畢二度終於參左右足間後數日其色漸淡其幅漸狹光芒過參之左足察其行速於日三度許古人謂之長星蓋彗星一體也據占彗除舊布新之象其兆爲亂然海內熙熙兆民方仰維新之化尚何叛亂之足慮哉然則天變果不足

長車遺稿卷之一
三安井氏藏
懼耶、昔者孔子之修春秋也、天災必謹書之、地眚必
謹書之、雖常度如日食、亦必謹書之、而雖雉桑穀之
祥、商書既詳述之、蓋聖人施教於視聽之所及其獨
知無徵者、置焉而不論、况天之高遠、雖聖人蓋亦有
不得而知者、故敬之如君、畏之如師、以寓至教於不
知不言之中、下至戰國、猶有以天不降災異、恐其棄
上已者、其慮遠矣哉、至漢儒、誤會洪範、始以災祥取必
於天、某為某應、某為某孽、毫分縷析、如援律斷罪、甚
焉、至宰相有以天變自殺者、蓋論天之義密、而敬天
之意荒、其失在人、天無別矣、西洋則以天為一大機

關、月及五星皆地球、與是地運轉於大虛中、而日則
中處不動、月之於我、猶我之於月、故我之日食、則月
之月食、月之日食、則我之月食、雖異如彗孛、其出皆
有常度、不足以為變、天之與人、邈焉不相接、其說忽
聞可驚、徐而察之、蓋亦有不盡誣者焉、然二極之為
軸、孰持之、日之南北以成歲、孰使之然、持地者氣也、
孰使氣運動不止、而二極之外、恆星之上、又有何物
以包之、其不可得而知者、彼亦竟不能得而知焉、則
亦何貴於夫知哉、且夫天之與地、雖邈焉不相接、而
元氣則充塞乎其間矣、是氣也、動而為風、蒸而為雲、

長車選科卷之一
和而為雨露，逆而為氛祲，寒溫燥濕，皆其所為，而其原則出於天矣。人之生於是氣也，猶魚之居於水中，動靜云為，不能不與之相觸，觸而順則祥氣應，觸而逆則孽氣應，氣應則天亦應也。故群呼於海，波浪大湧，擂鼓於山，雲雨立至，吉凶之應，亦猶是耳。聖人知其然也，特歷象天之可知，而有益於人者，敬授民時，而其不可知者，不復強求其理，畏而敬之，以為修身之資，雖烈風迅雷，不敢以惰容接之，况於彗孛非常之變乎？故桑穀妖也，懼以修德，殷道復興，麟鳳祥也，誇以黷武，漢社殆屋，是故暴君無祥，而仁主無妖，然

則彗之出於今日，其亦天之所以眷昭代也。夫

地動說

天者轉也，象轉於上，故謂之天，地者止也，形止於下，故謂之地，故凡動者天之徒也，而屬之陽，靜者地之徒也，而屬之陰，陰陽之義，動靜之理，聖人之所定名，而後人之所循守也。至漢儒見日纏之相距於二至也，謂地球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於是乎始有地動之說，然其所謂動者，特動於靜中，而天之轉於上，而地之止於下，未嘗異其名也，其異之，則自西洋始矣。案地動之說，生厄日多，而成於厄勒西亞，謂天止而地

動月之與五星皆地類也故亦皆不常其所而大陽中處為之心所以激轉諸動而使日新不已也延寶中西洋南懷仁如清獻其書清主以為妖言惑眾焚之東華門外儒者因而斥之不復究其說所由來予嘗試思之其言極近於理而適見天動之可怪矣請舉其最易見者一以證之而其餘可類推焉蓋地球之徑約三萬五千里日之距地面三萬一千七百萬里自乘而加地徑日纏之徑六萬三千四百萬零三萬五千里以三一六乘之日之規於大空約二十萬萬餘萬里可謂至遠矣且天下之物大者遲而小者

疾大陽之大於地球一百三十八萬四千四百七十七倍而一晝夜之頃行二十萬萬里之遠其疾萬倍鏡子猶未能周有此理乎儒者生而見聞之習焉而不察故以為當然不見其可怪耳西說則不然地球之轉於空猶車之輾於地東行一轉則為一晝夜三百六十有六轉則周於規而成歲矣今夫面嶽於西全然見其形南面而側於右東面而沒於背北面而生於左西面則復見其全東西南北轉於此而全側生沒變於數十里之外而嶽之卓然不動者自若也此可以喻其理矣然則人處地球而不覺其動者何也

曰此西人巨船之說也、乘巨船於江、唯見岸移於彼、而不覺船行於此、船行且猶不覺、又安能覺大地之為動哉、故月以地為心、地以日為心、而運轉之際、一南一北、以蓄其勢、冬夏生焉、薄食出焉、其精不違毫釐、則西人之說備矣、然則聖人非矣乎、曰道不同也、聖人主於教、因衆人所耳目而立言、言既立而道寓焉、西洋主於理、理之所在、雖涉回僻、而必究之、孟軻曰、堯舜之智而不周物、急先務也、荀卿曰、不急之務、無用之辨、君子不為也、夫聖賢盡心究慮者、欲使斯民各得其所耳、故天地陰陽動靜之義、足以補世教

而資民用則止、否則雖易知如日食、易辨如彗孛、猶且舍而不論、又何暇索隱搜賾、以役心於無用之理哉、漢儒精於經、而疎於理、見日之南北、於上、以為地升降於下、是特窺其緯、而不知其經也、後儒則密於理矣、而其說益鑿、不知日食為地影、安問其餘、故聖人之道、無以加焉、若以理而已矣、我寧從西說、是亦君子捨己從人之義也、

以女妻義子說

有養異姓為嗣者、以其女妻之、既而妻死、繼室以其妹、有司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妻妹即其妹也、而又

與之配所謂內外亂鳥獸行考之禮經不免先王之誅議者從而和之謂臯陶復起不易此議也或質之予予曰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語支子繼宗之禮也周人以宗法收族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於是乎使支子入繼則降其本生之服為所後三年故曰為之子夫既為之子則所後之女即其姊妹也其不與之配固勿論耳今則異於此養異姓為嗣因以其女妻之君允之父母命之兄弟親戚宴會以賀之顯然成其為夫婦未嘗聞有一人非之者至繼室以妹則曰內外亂鳥獸行此為能充其類

乎議者曰吾子未悉其義也嗣子未入稱之曰壻故可妻以女既已入矣則父子之名定父子之名定則姊妹之名亦定故妻以長女則可繼室以妹則不可是知二五而未知十也女夫謂之壻已所生謂之子今并取而冒之一人之身以姊則謂之壻以妹則謂之子因從而賞罰之不知出於何典也且父母之於姊妹也均謂之女未嘗稱配嗣子者為婦而嗣子之於所配也父子之名既定之後仍謂之妻不能改稱姊妹是為人後之名獨行於父子之間而不能行於夫妻之間所以然者何也其本既亂其名不可得而

正也、名不可得而正、則是子之配於所後之女、姊妹何擇、若必不可一夫而配姊妹、舜妻堯之二女、亦不免為內外亂、鳥獸行、而堯舜為之於前、孔孟美之於後、抑又何說也、今之養異姓、以為子者、非襲足利氏之陋習耶、蓋足利氏之時、人務戰鬥、將士無子者、固也有焉、而尚幼、若少育者、輒養異姓為子、以廣其黨、而又恐其絕血屬也、乃以其女妻之、謂此亦可以奉先祀矣、然則其意之所重、在女而不在男、姊妹死而繼室以妹、固其所耳、安得援支子繼宗之禮、而律之哉、昔者繒人、立異姓、以莅祭祀、春秋正其罪曰、莒人滅

繒、今也莒滅繒者、比肩於國中、舍而不論、曰此時王之制也、至繼室以妻妹、必援經斷之、而不復問其義所由起、是所謂放飯流餽、而問無齒決也、故欲治其名、必先正其本、本不可得而正、姑從其俗、不必執空名、以害其民、此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已、

文說贈武居文甫

文猶山乎、嶄然而起、迤然而走、為峯為巒、為岫、為壑、俄而巉巖岬岬、俄而秀麗明媚、面勢迴合、互相映發、而金玉草木鳥獸之材、又興乎其中、雖為形不同、皆有可觀之勝、可資之材、而基大者常勝矣、又猶水乎、

發乎深山之罅、潛乎古木之下、合衆流而一之、奔焉而湍、縣焉而瀑、洄焉而淵、劈大山、盪巨巖、激涌奮迅、擇勢所順而出、地平勢緩、猶不犯其所難行、龍蟠蛟屈以達於海、舟楫通焉、魚介產焉、而灌溉之澤、又及數十里之外、雖爲形不同、亦皆有可觀之勝、可資之利、而源遠者常勝矣、故文無定法也、起於理之所充、行於勢之所順、儉易細大、成形於道、而其可觀者不求自至、是謂無法之法矣、然爲之有法、其腹必實而空洞其中、鐘之鳴也虛、而石則頑然無聲、故積之者學也、化之者道也、所以出而不滯者氣也、并是三者

文可得而言矣、今之爲文者、動求法於一家、模擬剽竊、務肖其形、而其神或乏、是猶場師之作假山水、雖有可觀者、抑渺然既小、况望其能生貨財、以利於人哉、武居文甫、生於歧岨萬山之中、嘗學都數年、其人深默而文學識日躋、既歸、書問作文之法、予天下之拙文者也、不足爲文甫語、中其道、然其所見則有異於場師之作山水者、故敢以茅岡洧流之言進、文甫讀書之暇、徐步其庭、眺高山而瞰深溪、究其所以流峙、或將有獲於予說也與、

讀老子

聃非隱者也、細玩其書、皆憂世慨時之言、但其志時在言辭之表、苦讀者不能迎之耳、聃精于禮、不能得明主以行其道、而世方趨澆薄、詳於末、而略於本、守道之心、不能勝救時之念、遂遺其物、而專言其理、欲使人人喻至理於一言之下、以反之上古之無為、故曰禮、忠信之薄、絕聖棄智、大道乃行、其意忠矣、然不肖者既不足以知之、而其以賢智自高者、嗷嗷然唯理之求、不復問其事如何、於是莊周得其無聖之言、以成猖狂自肆之學、韓非得其核實之說、以成慘酷少恩之法、而浮屠之黠者、又得其玄妙之論、以飾怪

誕不可究詰之旨、三者既出、而生民之道益以困、是聃以聖智自先於後世之禍也、聖人知索隱行怪之必至於此、故寓道於物、不强人以其所難知、使小人因物以制行、君子因行以求義、優而柔之、以待其化、雖所得有淺深、皆不失所以為入之道、故國家可得而齊也、聃所見不及聖人、其心急、故其弊大、然其言則率禮政之蘊也、資以求乎道、時亦得經藝不言之義、而世儒或并聖人之言、歸之空理、又聃之罪人也、

垂松鷺

飲肥之南、五里曰垂松、地枕于海、而江滙其內、衆鳥

鳥車通和卷之一
聚焉有鴟鳩每日出翮海攫浮魚冲空悲鳴須臾有
鷲來盤于下鴟鳩候其至于下投所攫魚鷲仰受之
以去率以為常鷲或不能承誤墜之海鴟鳩直下擊
之鷲不敢投甘受一擊馳然而往矣鷲鷲鳥之至猛
者也當其下擊之時非力不能與之投蓋彼盡其心
力忍朝饑以供我而我則誤墜之其曲在我若又恃
力以劫之彼將奮翰遠舉以滅其踪安所朝朝享其
利哉故寧忍小辱以伸其氣使彼畏不敢懼懷不敢
狎以効其功於我嗚呼智矣而道寓焉而鴟鳩亦能
忘鷲之勢敢規其過不再獻以啓貪不違命以賈罪

雖受制於鷲而因其威以自尊於衆鳥之間亦小蟲
之矯矯者也
臣聞禮者國之幹也政之所由而立也蓋人心之動
從物而移盪焉而無之制必失其正聖人有憂之教
之義以直其內制之禮以方其外於是威儀章服之
制興焉貴賤有等長幼有序拜跪有節升降有數內
外交養以定其心故刑政可得而施也元和建橐百
事未暇又執臣節以尊崇王室是以恭遜謙挹不敢
制一代之禮德至盛矣然下率諸侯以號令於天下

不能無一定之法其制雖簡其禮亦具自朝覲聘問宴享之節車馬宮室衣服之度秩然不紊守之三百年雖疆藩豪主不敢有少所變更亦非幕朝一代之制邪近者洋夷生心乞通信互市歲無虛月執事洞見其情而恐其激變黽勉從之徐視其所為因取其善火技艦制教之海內以備他日跳梁之變亦可謂善取於人矣而輕薄浮躁之徒專喜新奇投時好不復知上意所在遂并夷言夷服而學之短衣窄袖穿以毼子戴長帽纓大囊雖未純與彼同要做而為之其仍舊裝者獨束髮帶刀而已夫戎裝從便而變

彼服果便或用之教場未足深非今也夷服夷言者旁午於道路大駭觀聽况其所服未見盡便於舊者而有司恬然莫有之制實可驚恠也昔者周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移陸渾之戎於伊川終如其言故禍不徒生必有其兆唯智者見微而知著而愚者反謂之迂是以天下之禍滔滔不可止也且鮑肆忘臭推愛於屋烏人情所趣不可不慎臣請舉其一而證之自佛法入皇國奉其教者髡其首緇其衣外形既變內志從而移苟有議其法者號曰佛敵其心曰寧

身車遺稿卷之一
殺君父不敢毫背佛陀、至有率其徒與王侯交戰者、
是既然之明徵也、近聞洋學之徒、有以冬至後二日
爲元日、置酒招友朋者、或著洋夷紀年於傘燭、公然
揭之道路、是顯奉彼之正朔也、故夷言不禁、必穿夷
服、夷服不禁、必奉夷正、如此而不已、必將有服夷教
以爲至當者、勢之所至、漸不可長也、議者乃曰、趙主
父胡服以取中山、豪傑所爲庸人固不知也、耶蘓有
地獄天堂、我民或受誑誘、與佛何異、是狂妄之談也、
趙國車戰、不便於狹隘之地、其改故服、所主在騎射、
猶我取火技艦制、非浮慕其俗而服之也、耶蘓與佛

類、其法不過蠱惑人心、然人心蠱惑、必至於背君父、
佛旣爲皇國無窮之禍、今縱不能驅除之、又增其類、
以滋我禍、非仁君所爲也、况洋夷以耶蘓爲奪國之
資、而誑誘之巧、比佛有加焉、方今衆庶困乏、而好奇
走利之俗、日甚一日、彼以其狡黠之心、播竒幻之術、
誑之以禍福、誘之以恩惠、民之從之、猶水赴壑、豈可
禦哉、昔者天艸之亂、艸賊群聚以謀其生、而非外有
所恃也、然舉鎮西各國之兵、逾年始能平之、非以其
心死、生於法邪、邪教之錮人心、如是不幸、匪徒誑於
內、黠虜應於外、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焉、傳曰、綿綿不

絕將尋斧柯，伏乞速禁夷服。夷言以絕，妄人變於夷之漸，其奉正朔，揭紀年，以惑人者，正之典刑，庶幾海內知上意所在，而人心自定。雖誑誘百端，未足深憂也。不堪杞人憂天之至，謹上疏以聞。

擬移諸侯飭戎備檄

檄爾侯甸男衛，我聞兵者刑之大也。先王不以至治而廢刑，今豈容以無事而弛兵。况人狃三百之昇平，時際九六之厄運，蠢彼洋虜，敢窺神州，巨艦為城，倏忽而千里，大礮易兵，須臾而百彈環地，皆海無處不邊塞，坦路接輿，最為其要衝，釁雖未啓，禍實不測，各

慎爾政刑，練爾卒伍，飭爾戎備，扼爾要津，未雨葺屋，政之急務焉。不戰屈敵，武之善經也。我備既全，必折衝於萬里，賊勢爰窮，將奉貢於重譯，即夷德無厭，狼心不革，冒觸威嚴，敢行殘暴，上下一心，遠邇協力，彼以其器，我以吾武，彼以其狡，我以吾智，主客殊勢，掩襲之策易施，天人同憤，剿絕之功何疑。兵貴神速，電發而霆擊，戰在氣盛，風掃而濤蕩，殲彼醜類，振我威武，世享茅土，以顯爾先祖，兵凶器，戰危道，玩則傷民，怠則喪士，勿謂醜虜易與，蜂蟻猶能螫人，勿謂險隘可恃，螻蟻亦自游山，苟縱爾逸游，肆爾奢淫，戎備不

飭卒伍不練卒爾禍發色然敗竄國有常刑永殄爾類爾其勿悔檄到須奉行

九世享壽... 而... 其... 不... 萬... 息軒遺稿卷之一

